



篱笆青青

□ 刘峰

在乡村，窗前无须挂画，一方篱笆青青，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风景画。它，与粉墙、黛瓦、格子窗一样，是乡间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扎篱笆，一般选在春季，往往就地取材，柳枝、毛竹、杂树，皆可伐而利用。在扎篱笆之前，先沿着土地四周挖一道壕沟，将它们交叉埋下，绑紧；当埋好后，摇一摇，看是否稳固，同时观察间隙大小，以防禽畜钻入。

篱笆里，可种蔬菜、瓜果。村里人家，爱惜每一寸土地，哪怕篱笆根沿，也不会轻易放过。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人们一边听收音机播放的评书，一边种下了扁豆、豇豆、葫芦、丝瓜等农作物种子。一旁的土陶提壶里，粗梗茶叶汤儿清香袅袅，是当年农人解渴的标配。当篱笆一扎好，大家的心就安定了不少，尽可甩开膀子干其他活。

不知不觉，篱笆生了根，柳枝、毛竹、杂树发了芽，长出了叶子，甚至长出了蘑菇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；一畦畦蔬菜瓜果种子发芽了，芽儿纷纷破土而出，长出了秧苗，不久伸出了藤蔓，开始攀缘，篱笆更绿了；野葡萄、牵牛花、金银花纷纷来凑热闹，它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伸出柔韧的卷须，一寸寸扩展空间，篱笆更紧密了。

乡间有一句老话：“远亲

不如近邻。”有了篱笆，人们似乎走得更亲近了，常见到邻里之间隔着篱笆说话，像藤蔓一样永远扯不完。采摘蔬果时，你送我半筐，我赠你半筐。情到深处，大家还会打开篱门，你来我往，串来串去，像走亲戚一样。

我喜欢在篱笆里看书。当“吱呀”一声推开篱门，时间仿佛变慢了。蔬果从里，蜜蜂嗡嗡嗡嗡地飞着，粉蝶与蜻蜓时起时落，一切显得宁静而祥和。“日长篱落无人过，唯有蜻蜓蛱蝶飞”，一个人坐在篱笆影子里，凝视日头筛下的碎金似的斑点，感觉故园篱笆竟是如此的美妙。

当累了，躺在地上，仰对的，是一汪随时要滴下的瓦蓝，高高的天空，白棉花一般的云彩在缓缓飘着，仿佛要将心带走。

偶尔，会从打谷场飘来一缕灰尘，从村巷走来一群捉蜗牛的孩子，从草坡走下一只前来蹭痒的

羊，从远方走来

一位捕蛇人，或

者一位漂泊者。

大多数时间，篱笆是安静的，连“喔喔”的鸡啼声也仿佛变得遥远了起来。

阒寂中，一切遵照四季

时序生长着，悄无声息地，紫色的扁豆花丛中卧了一串灰葡萄，粉红的牵牛花影里挂起了几条绿丝瓜，雪白的金银花清香里吊着一只青葫芦。

蜗牛、蚂蚱、蚜虫，也喜欢篱笆，它们在藤叶上分泌气味，吸引了一群黄雀。它们栖在附近的荆棘丛里，怯怯地飞来捕食，飘忽来去，宛如一团团灰雾。高天之上，鸽子仿佛一个小黑点，像磨盘一样旋着，一切在它的俯瞰之下。

多年过后，我长大了，走出了村庄。随着光阴流转，村庄有些人老了，有些人变成了一座座黄土堆，更多的人走向了外面世界。其中，有些人回

来了，不再离开了；有些人已回不来了，永远流浪在外。繁闹一时的村庄，渐渐沉寂了下来。

那一年，厌倦漂泊的我，回到了生命的起点。我才知晓，村庄已拆迁多年，老屋已不再了。循着记忆，我寻找旧年的痕迹。当看到一切变得模糊时，我忽然瞥见了老屋门前的那一圈篱笆。原来，它还在这里呀！

泪水，霎时像虫子一样在脸上爬。眼前的这一丛篱笆，已与荒草杂树融为一体，那些野葡萄、牵牛花、金银花仍在，开花的开花，结果的结果，仿佛在守望什么。

那一刻，我终于找到了故乡！



缝婚被的婆婆

□ 秦继芳

“72岁老母亲在院子里缝被子，儿子躺在上面晒太阳伸懒腰，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一样。”手机里的这条视频使网友们纷纷陷入回忆，而我也随着视频里温馨的画面翻开了记忆的篇章。

记得我和爱人订婚的那一天，婆婆把她的大衣柜打开来让我看。一幅幅柔滑的绸缎被面在我面前徐徐展开，凤穿牡丹、喜上梅梢、鸳鸯戏水、龙凤呈祥、百子图……那些喜庆亮丽的画面赫然映入眼帘，让我发自内心地喜欢。

婆婆的娘家在江南，这些绸缎被面是她每次回故乡，专门去商场里精心挑选购买的，然后再长途跋涉带回来珍藏在柜子里，等将来给她的儿子做婚被使用。那时，我还不谙世事，当我触摸着那一幅幅精美的绸缎被面时，心里更多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盼，却丝毫不懂得婆婆这份在岁月深处累积起来的有心之举的内涵。

婆婆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五彩缤纷的绸缎被面展开又叠上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婚期定下来后，婆婆就去弹棉花那里，用上好的棉花做好被芯后，再拿回家来，她要自己亲手缝制那些婚被。

那时，公公身体不好，婆婆还要照顾他，我下班休息的时候，会过去看看，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。婆婆家在一楼，有一个小院子，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婆婆就在小院的地上铺一张大竹席，然后把被芯、绸缎被面逐一展开抻好。她事先把手反复搓揉，唯恐在缝制棉被的过程中，手上粗糙的皮肤把绸缎被面挂抽丝了。

小院里，婆婆戴着老花镜，弯着腰身，一手托着棉被，一手稳稳地在棉被之间走着针线。阳光透过院子里那棵茂盛的银杏树筛落下来，光影交错闪烁，在华丽耀眼的被面上抱合跳跃。婆婆一边埋头缝制棉被，一边给我娓娓道来她珍藏在心底的往事。那些逝去的光阴随着婆婆手中的针线，化成眼前的日月流年，在华美的绸缎里一一浮现。

阳光如绸，落在缤纷的被面上，落在婆婆斑驳的华发上。婆婆的好友梁姨来了，她轻轻地摩挲着那一床床泛着光泽的绸缎被子，喃喃地对婆婆说：“真是‘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’好东西都积攒着，给儿子儿媳用……”

婆婆不等梁姨说完，就笑哈哈地说：“结婚是小事，当然要给孩子们准备最好的东西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条件有限，结婚时也不讲究。如今生活好了，尽力给孩子们置办一切，也算是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吧。”

婆婆开心地笑着，脸颊被喜气盈盈的棉被映得红彤彤的。

我和爱人结婚那天，十床光彩夺目的绸缎被子，引得亲朋好友不住地啧啧称赞。他们夸赞的是华丽的图案和精致的做工，而我要致敬的却是在那璀璨精美的婚被里，绵藏着的那片深情厚爱之意。

转眼，婆婆已离开我们十年有余，每当我的指尖触摸到丝滑柔软的绸缎被子时，婆婆缝制婚被的画面就会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，她一针一针，把美好的光阴和母爱的温度缝进了我们的未来。

桑之未落

□ 王优

护栏外，高高的河堤下，女子立于斜坡上，采摘桑叶。

桑树并不大，是一棵没有嫁接的草桑。四五条长枝自由散开，叶片小而薄。女子尖着手指，一片一片，自叶柄处掐断，放进悬于树杈上的白色塑料袋里。

脚边一小男孩，咿咿呀呀缠着说话，四五岁的模样。坡度太斜。青草丛生，野艾一蓬一蓬，快要及膝。女子立定采桑，男孩亦不能撒欢，却手脚不停，扯草茎，抠碎土，扔石子……

暮色已浓，两岸的灯次第亮起来，流泻的灯光与粼粼河水相映，又灿烂又美好。

堤上有桑，桑枝轻扬。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这个时节，是

桑一生中最美的时光。新叶刚刚长成，洁净，柔嫩，光鲜水灵灵。叶脉处，轻轻一掐，白色的汁液喷涌而出，牛乳一般，散发着脉脉清香。

采桑干吗？蒸馍还是泡茶？

女子略有尴尬。“娃娃要养蚕——哪拗得过他。”“哦。”“去年养了两条，还结了两个茧子。”“啊！”“兴趣愈大了。今年养了70条，桑叶好难找啊。”是的，如今，许多人洗脚上田，别村进城。而桑，扎根于田间阡陌，荒山野岭，安土重迁。村人不再养蚕，城里极少见到桑，一叶难求，并不是夸大其词。“哪里是他养蚕，我养他看。”女子戏谑道。“这些桑叶，放冰箱里，可以对付几天了。”

夜幕下的河流，静谧，温柔。女子一边絮叨，一边采桑。男孩静下来。或许，此刻，

他小小的心里已满是与妈妈一起养蚕的往昔，以及对蚕宝宝即将长大、吐丝、结茧的憧憬。

光阴是养在天地之间的蚕，爱就是桑。有桑青青于野，新叶鲜妍，柔枝披拂，状如撑开的伞，撑起希望，挡开风雨。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，桑是世外桃源里的佳树，桑是物质生活的保障，桑也是精神领域的庇护。

采桑养蚕，是一件又辛劳又美好的事。诗中道：墙下桑叶尽，春蚕半未老。城南路迢迢，今日起更早。早起采桑，于我，是深刻的记忆。

少时，母亲养蚕，我们帮着摘桑叶。三眠之后，蚕的胃口极好，所需桑叶大大增加。田间地头的桑叶都摘光了，只剩两三片叶子的嫩尖尖。明代诗人高启在《养蚕词》中曾提到：三眠蚕起食叶多，陌头桑树空枝柯。就是说蚕第三次蜕皮后，一天就能吃掉好几片桑叶。有时，饿极的蚕会把桑叶的茎脉一起啃食掉，只剩一截硬硬的叶柄。

立夏后，蚕的食量更大，几乎一刻不停地吃，两天不见，苗条的身形就明显大了一圈。嫩桑叶，老桑叶，甚至

带泥的桑叶都摘来洗净晾干喂蚕。桑叶还是不够吃，我们就跑很远的路，到深山老林里去采摘。洋桑土桑，大叶小叶，见桑就摘，大包小包背回来，在屋角蚕簸里摊开来。白日夜间，蚕房里一片沙沙沙，仿若春雨淅淅沥沥，骤然有了一种肆意生长的快感，也有了丰收在即的希望。

第四次休眠之后，要不了几天，蚕逐渐停止食桑，胖胖的蚕体开始收缩而稍显透明。它们爬上草山，吐出晶亮的丝，结成雪白的茧，回馈青青桑叶的哺育和蚕民起早摸黑的付出。蚕茧上市之后，换回或薄或厚的票子，肥料学费，油盐酱醋，便有了着落，母亲的心，于是落了地。对田间地头的桑，修枝看护，更是细心周到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》里说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农耕时代，栽桑养蚕，是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而梓树的嫩叶可食，木材轻软耐朽，用途多多。关乎衣、食、住、用的桑梓，自然成了房前屋后种植的佳木，成了家乡的代名词，成了承载敬意与怀想的载体。而今，青青的桑，依然亲切美好，依然是心头的念念不忘。

